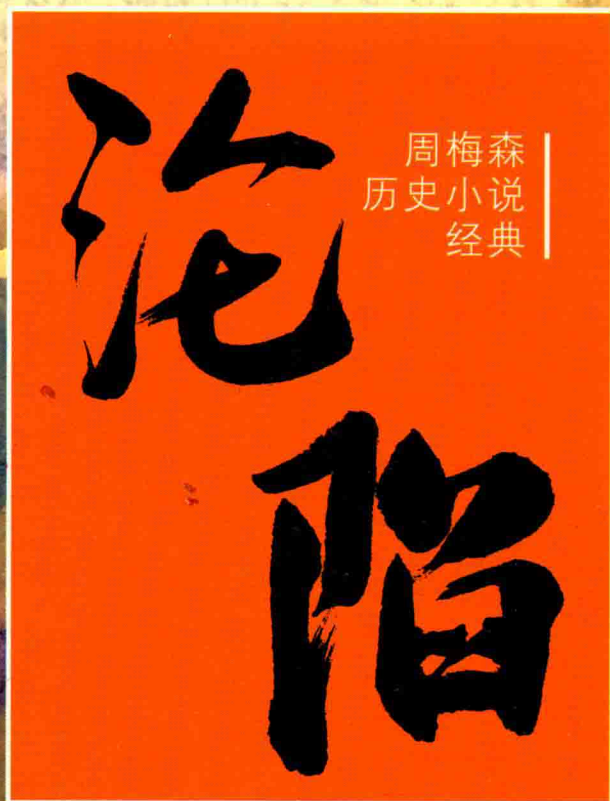


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
周梅森以“人民的名义”书写近代中国大历史

周梅森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
周梅森以“人民的名义”书写近代中国大历史

周梅森 著

沧

周梅森
历史小说
经典

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沦陷 / 周梅森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94-1634-6

I. ①沦…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9322 号

书 名 沦 陷

著 者 周梅森
责任编辑 牟盛洁 李 黎
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夏周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34-6
定 价 4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第一章 空袭 // 001
- 第二章 守至最后时刻 // 005
- 第三章 道义责任 // 013
- 第四章 沦陷之夜 // 022
- 第五章 告别讲话 // 029
- 第六章 走出租界 // 037
- 第七章 去留 // 044
- 第八章 初谋 // 050
- 第九章 都过去了 // 058
- 第十章 重振铁军 // 066

第十一章 麻将 // 074

第十二章 新秩序 // 084

第十三章 训示 // 091

第十四章 大会 // 100

第十五章 人心陷落 // 108

第十六章 生变 // 118

第十七章 除奸 // 127

第十八章 大道精神 // 138

第十九章 文学亡了 // 147

第二十章 投诚 // 158

第二十一章 欧罗巴饭店 // 168

第二十二章 线索已经断了 // 176

第二十三章 审讯 // 184

第二十四章 孤注一掷 // 192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聚会 // 200

第二十六章 突围 // 211

第二十七章 无可选择 // 223

第二十八章 暗杀 // 232

第二十九章 逃匿 // 241

第三十章 追捕 // 248

第三十一章 别离 // 257

第一章 空袭



大华国货公司附近的铁丝网在中午十时许被推倒了。聚在铁丝网外的难民潮水般地沿麦考利斯路口和文杰司克路口，涌入了租界。战时秩序被难民们的纷杂脚步踏个粉碎。上海在日军的空袭和攻击下陷入混乱，无论是市府还是租界当局，对这种混乱都无能为力了。

混乱实际上在灯火管制的夜间便开始了。许多市民不顾市府要他们保持镇静的劝告和呼吁，连夜向租界方向迂回奔突，行动敏捷者已赶在凌晨租界当局第一次开闸放人时逃进了租界。后来的人们等再一次开闸，人越聚越多，便喧闹起来。及至空袭警报骤然拉响，人群大乱，后面的人于恐慌中拼命向前撞，前面的人便身不由己压倒的铁丝网上。铁丝网倒下时，撞得前面的一些人也倒下了，后面的人几乎是踩着倒地者的躯体冲进租界的。那道分隔战争与和平的铁丝网，与其说是被推倒的，毋宁说是被难民们求生的意志碾倒的。

租界内侧的印捕和驻守街垒的西人官兵在铁丝网被冲垮之后，仅对空放了一阵枪，便默认了这一无法遏止和变更的现实。不过，他们并未忘记自己的职责，那些西人军官们带着属下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街垒西侧，印捕们则卡在麦考利斯路口和文杰司克路口，他们唧里哇啦喊叫着什么，还时不时地抄起枪托子打人。不少夹杂在难民中的中国军人被拽出来，驱赶到了街垒工事里，不一会工夫，就把街垒工事塞得满满登登。更多的中国军人则于混乱之中溜掉了。一些成群结伙的溃兵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西人士兵和印捕几乎无法阻挡，

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突破封锁，旋风般地消失在一片片英式、法式洋房的阴影下。

空袭警报响个不休，声调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夹杂在警报声中的，有清脆的步枪点射，有哒哒叫唤的高射机枪，间或还有轰隆隆的爆炸声。

一架日本“九六”式轻型轰炸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几乎是从租界上空的难民们头顶呼啸而过，搞得街垒工事里的西人官兵高度紧张起来。

正安排押解中国军人的一位西人少校，放弃了押解的职责，爬到街垒工事的麻包上发布了一道命令。工事里的高射机枪瞬间急速抖动着指向空中，维持秩序的士兵们也纷纷跳进工事，准备应付日军飞机可能发生的攻击。

这给了落网的中国军人以可趁之机。一个胳膊上缠着绷带的高个汉子大喊一声“快跑哇”，工事旁正在列队的中国军人推倒身边看押他们的西兵、印捕，一哄而散。一个西兵从地上爬起来开了枪，有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上尉被击中了，倒在血泊中痛苦呻吟着……

那位少校仿佛不知道身边发生的这一切，两只蓝眼睛盯着天空，焦虑不安地转动着金发灿烂的大脑袋。

“九六”式轰炸机又飞过来了，飞得比方才还要低，机身上的日本太阳徽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往租界里狂奔的难民一片片跌卧下来。在街面上担当着警戒任务的西人士兵和印捕也卧倒了。人们的心都提到喉咙口上——只要这架“九六”式轰炸机扔下一颗炸弹，后果便不堪设想，三天前大舞台中弹，死伤一百二十三人的惨剧极有可能在这混乱时刻重演一回。

轰炸机却没扔炸弹。第二次掠过租界上空时，撒下花花绿绿一片传单。传单像一群在阳光中飞舞的彩蝶，缓缓落到了租界内外的

街面上。传单上说，日本帝国皇军奉守国际法，保护租界各国居民的人身安全，希望大家不要听信奸人谣言，导致不幸之敌对行动。

租界里的西人官兵们似乎松了口气，在获得了传单允诺的安全保障之后，重新记起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纷纷从地上爬起来，从街垒工事里跳出来，努力恢复租界这边的秩序。租界是中立区，战争还没跨越租界。他们试图重新竖起被冲垮的铁丝网，借以把战争牢牢阻隔在铁丝网外面。然而，结果证明这是徒劳的，源源涌入的难民潮冲得他们几乎站不住脚。

空袭愈演愈烈。租界近前的中国街区在轰炸与抗击的炮火声中震颤着，肉眼所及的大片地区已陷入了火海。从租界内驰出的一辆有轨电车被炸翻了，铁轨翘到了半空中，电车头扎进了路旁棉纱货栈里，使整个货栈着火，滚滚黑烟乌云似的升上天空。对面的交际大厦也中了弹，从一楼门厅至五楼舞厅的一面门窗全被掀去了，站在租界的制高点上就能看到那半面摇摇欲坠的残楼。有消息说，南市区的战地医院在轰炸中吃了三颗炸弹，近百名伤病员倒毙在塌落的瓦砾下和炽灼的气浪中，被弹片削下的脑袋红气球似的在狼藉的街面上滚，许多残缺不全的肢体落到了四周低矮的建筑物上，使那里的空气都带上了血腥味。

血腥味和滚滚烟尘渐渐推向租界，使租界也罩上了忧郁的阴影。浓烟翻滚的远方，仍有一群群、一片片扶老携幼的难民们不顾空袭警报的持续叫嚣，奋力往租界方向跑。他们身后有倒毙路中心任人践踏的尸体，有在路旁挣扎求救的伤兵，还有被歹徒抢劫后四处扔着的弃物。奔突的难民们仿佛刚从地狱里挣脱出来的孤魂，他们纷杂的脚步声伴着空袭警报高一声低一声的嘶鸣，在大地上震颤着。人群中哭声、喊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种战时世界特有的喧嚣。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被这喧嚣完全淹没了。

租界在无法遏制的混乱中敞开了一个多小时，同时敞开的还有其他几处主要闸口。租界工部局和公董局估计，迄至这次空袭结束，租界难民总数已逾一百二十万之巨……

中午十二时后，天空恢复平静，空袭警报解除了，混乱得以控制，秩序逐渐恢复。中国政府控制下的街区出现了警察和公民训练团的队伍。路上的伤员和尸体被一一抬走。水龙车尖厉地嘶叫着驰往能够驰达的着火地点。趁火打劫的小瘪三被满街追着乱打。警察开了枪，许多地方响起了执法的枪声。市府的战时联合电台也开始了正常播音，绵绵申曲传送着短暂而温馨的和平。上海失血的脉搏重又跳动起来。

然而，这脉搏是薄弱的，这座东方国际大都市的躯体已被日军的炮火蚕食分割了。城区已经大部分失陷，港区和局部地区还在激战中。密集的枪声和闷雷般的爆炸声在空袭结束后仍未停息，且随着空袭警报的解除和飞机轰鸣声的消失，显得更加剧烈刺耳了……

是日，日军中国派遣军上海指挥官松井大将在其指挥所对日本NHK电台并《读卖新闻》战地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在帝国皇军的猛烈攻击下，中国守军之防线业已全面崩溃，上海指日可下，其属下之二十八万日军将于二十四小时内全面完成对上海中国政府控制区的军事攻略，这座东方国际城市的管辖权业已不容置疑地转移到帝国皇军手中……

第二章 守至最后时刻



港区最后的阵地在日军强大炮火的轰击下一派狼藉。构建堡垒的土敏土被炸得粉碎，在腾起的尘雾中四处迸飞。许多地方着了火，汇拢在空中的黑烟随风翻卷，乌云般的阴影笼罩着大半个港区。阴影下的港区气氛恐怖。惨烈的打击在两天一夜里几乎是无休无止的。轰炸、炮击。炮击、轰炸。日军似乎要把这个抵抗的港区炸进大海里。中午的空袭开始后，炮火益发猛烈了，城堡般坚固的大丰仓库竟也被炸开一个大洞。

大丰仓库是七七三独立旅的临时指挥所，狂泻的炮弹落下时，庄奉贤旅长和李子龙副旅长都在指挥所里。炮弹落得又密又快，不断地在仓库四周爆炸，距离近得就像是在他们头顶上炸开一般。飞起的尘土、四溢的浓烟和剧烈的震动令人难以忍受，庄奉贤旅长拖着李子龙副旅长从四楼制高点下到底楼地下室。刚到地下室入口，庄奉贤旅长就听到一声悠长而尖厉的呼啸，他知道不妙，曲身一滚进了地下室，炸弹随即轰然炸响。他镇定了一下情绪，爬起来扑向近前的一个通风孔，想看看这颗炸弹造成的破坏后果，却啥也没看见，通风孔被不断塌落下来的瓦砾和土敏土碎块遮严了。

庄奉贤旅长当时就清楚，这颗要命的炸弹决不是在仓库楼内爆炸，它肯定是在楼前很近的地方爆炸的，必然要导致严重的伤亡。一时间，庄奉贤旅长忘记了危险，奋力拉开被爆炸气浪合严了的铁门，冲出了地下室。

真要命，那颗炸弹在一楼和二楼相接的地方炸开了一个大洞，至少有十几个弟兄在弥漫着烟尘的碎石横木中痛苦挣扎。早已卸下的一扇窗户竟套到了一个弟兄头上，锋利的玻璃片把那弟兄的脖子割得血肉模糊。没死伤的人也呆了，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个直着眼睛望着他，直到他大声喊着，要他们扒开碎石抢救伤员，堵塞缺口，他们才一个个梦游似的动作起来。

大丰仓库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景况只怕更糟。庄奉贤旅长稳住了面前的阵脚之后，焦虑地摸起电话，想询问一下各阵地的情况。不曾想，电话摇了半天也没通，通讯线路在外面被炸坏了。庄奉贤的外甥、副官汪小江未待庄奉贤发话，便令人去查接线路。

这时，庄奉贤透过阵阵腾起的硝烟，看见右翼七号货栈附近有几个弟兄在狂奔乱跑，炸弹尖啸着在他们身边不断地爆炸。

庄奉贤厉声问道：“这几个混账是哪来的？”

汪小江道：“大概……大概是一零六七团的吧？”

“让他们隐蔽起来！老子不愿看见他们就这样变成一摊烂肉！”

然而，晚了。

汪小江尚未从炸毁的残墙内冲出，一发炮弹砰然落下，在那几个弟兄当中炸开了。一团火光伴着一声巨响，转眼间就使那几个惊恐的身影全消失了。炸弹落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坑，尘烟在大坑上方缓缓飘荡着，缓缓溶入了港区炽热的空气中。

硝烟散尽后，庄奉贤旅长才发现，一个弟兄的大腿飞到他面前不远处的墙根下，弹坑附近的电线杆上斜挂着一件血肉模糊的军上衣，他不禁一阵凄惶，痛苦地扭过了脑袋。

这简直是屠杀。他所属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七七三独立旅正被日军狂暴倾泻的钢铁屠杀着。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屠杀不断继续，既无法阻止它，也无法躲避它。他这个旅长和弟兄们的命运一样，也随

时有可能消失在从日军阵地射来的稠密炮火中。

情况比预计的还要坏。三天前从贯城河一线渐次撤到洋浦港以后,未能稳住最初的慌乱便遭到了日军昼夜不息的进攻。两天一夜了,白天是狂轰滥炸和一次步兵攻击;夜间是探照灯下的突袭和骚扰,七七三旅几乎没得到片刻的安宁。

炮击一直没有减弱的迹象。远处近前的爆炸声连天接地。七七三旅各阵地在日军无节制的轰炸中彼此失去了联系。庄奉贤旅长实在放心不下,踏着在隆隆炮声中颤抖的楼梯,登上了仓库顶楼。

顶楼四周窗户都码上了麻包。麻包里装的是黄豆,撒得四处都是。匆忙中,庄奉贤旅长差点儿被滑倒。士兵们向他敬礼,他匆匆还着礼,大步来到正对着日军阵地的一堵大窗前。

在望远镜里看到,从大丰仓库楼前到日军阵地前已没有什么完整的建筑物了。二号货栈被完全摧毁,堆放在二号货栈里的布匹、丝绸正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水井旁的那片低矮房屋几乎被连根铲平,远远望去,一片废墟,连残存的断墙都难见一堵。

码头方向,一零六七团的主体工事模糊不清。三营和二营的结合部似乎出现了缺口。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猛烈燃烧,庄奉贤旅长注意到,很多弟兄身上着了火,像火炬一般在工事里四处乱窜,好像还在痛苦地叫喊。右翼七号货栈的情况好些,货栈几乎没遭到什么破坏,至少庄奉贤旅长看到的侧翼部队没遭到什么破坏。正面港岸防波堤后,一零六八团情况也还好,虽然时而有炮弹落下,但从整体上来看,没乱阵脚。一座土敏土石板建造的简易堡垒下竟有几个弟兄在打扑克。

庄奉贤旅长又把望远镜对准煤码头方向,他想弄清楚,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三营和二营的结合部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能这样猛烈燃烧?大火引起的混乱是致命的,如果日军攻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

发起攻击，一零六七团就完了，他们会被分割消灭，旅部所在的大丰仓库也要正面受敌。

正观察着，李子龙副旅长上来了，说是电话线路修好了，租界英国驻军司令布朗上校把电话打了进来。

庄奉贤背对着李子龙，随口问了句：

“那位上校有什么事？”

李子龙道：

“布朗上校提出了抗议，说是炮火弹片已飞进了租界，租界中立国方面深为不安，要求我们克制。”

“这话让他们找日本人说去！”

“上校建议我们退入租界，结束港区战事。”

庄奉贤断然拒绝：

“告诉那位上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部在接到命令之前，不能退出阵地！”

李子龙应了一声，下楼去了。庄奉贤随即也下了楼，电话接通了，他得尽快和各阵地取得联系。

不料，李子龙尚未和那位布朗上校通完话，线路再次被炸断了，庄奉贤气得一脚踢翻了电话，不顾李子龙和副官汪小江的劝阻，戴上钢盔冲出了大丰仓库。

他实在放心不下煤码头的一零六七团。

他冲出仓库底楼时，汪小江副官也跟着冲了出来。

仓库和煤码头之间至少有五百米开阔地带。庄奉贤旅长机警地猫着腰在一个个弹坑之间跳跃前进，完全不顾四周六零炮弹的爆炸，汪小江注意到，有一颗炮弹就在庄奉贤身边不远处炸响，弹片横飞，溅起了一片灰蒙蒙的尘土。汪小江几乎认定旅长完了，可抬眼再看，旅长早已跳出掩身的弹坑，又在往前跑了。

快到一零六七团阵地时，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飞机飞得很低，机身就像要擦到大丰仓库楼顶似的。飞机尖叫着从他们头顶掠过，抛下了一束束乱七八糟的棍子，棍子落地便燃起了大火。

庄奉贤旅长这才明白了煤码头二营和三营结合部起火的原因：鬼子投掷了燃烧弹！

现刻儿，燃烧弹不但给一零六七团制造了麻烦，也给他和汪小江制造了麻烦。一阵携着棉布焦糊味的大风吹过，身前身后的火势蔓延开来，袭人的热浪逼得他不能大口喘气。汪小江更惨，军衣后襟已被烧着了，军帽上也燎了个大洞。憋着气冲出火障，赶到煤码头一零六七团阵地上时，庄奉贤差点儿一头栽倒。

一零六七团团长苗常胜把他扶进了一座低矮的暗堡里，还取出一瓶酒，要他喝上几口压压惊。他没喝，开门见山问苗团长，三营和二营的结合部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燃烧弹引起了大火？

苗团长说：

“是燃烧弹引起的火——把原本码在工事旁的一堆美孚洋油桶烧着了。”

庄奉贤一怔：

“是洋油桶还是洋油？”

“有些桶里好像有油！”

庄奉贤怒不可遏，挥起手给了苗团长一记耳光：

“苗常胜，你这个团长是吃干饭的么？在这里守了两天一夜五十多小时了，都没想到清除这些洋油桶么？！怎么烧死了这么多弟兄，没把你烧死！”

苗团长嘴角流了血，眼中流了泪，仍笔直地立着，不申辩，也不讨饶。

汪小江劝解道：

“旅长，这也不能全怪苗团长，苗团长在这里守了五十多个小时不错，鬼子也不歇气地攻了五十多个小时呀……”

庄奉贤旅长似乎没听到汪小江的话，沉着脸，对苗团长恶骂着命令道：

“滚，赶快给老子滚到三营二营结合部去，或者把大火扑灭，或者死在火里！阵地上要是再出问题，你他妈提着头来见！”

苗团长不走：

“火刚扑灭，油桶已经推到了阵地外面。”

苗团长身边的刘团副忍不住带着哭腔报告说，大火烧起时，苗团长不顾敌军炮火攻击，一直在组织弟兄们用毯子、麻袋扑火。

刘团副硬拉着苗团长转过身来，庄奉贤旅长看到，苗团长后背已是一片焦黑。继而又注意到苗团长的半截衣袖也被火焰舔去了，赤裸着的手臂散发着一股焦肉味。

“这……这就好。”

庄奉贤努力镇定着情绪说：

“战争是很残酷的事，指挥官稍有疏忽都将酿成下属弟兄的不幸，况……况且，今日我们面对之敌，又是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我……我庄奉贤不能有任何疏忽，你苗团长也……也不能有任何疏忽啊！”

苗团长笔直一个立正：

“是！”

“走，一起去看看三营的情况！”

不曾想，从暗堡里走出去没多远，一颗炮弹飞过半人多高的麻包，在距苗团长只有两米开外的地方爆炸了。苗团长半个身子被炮弹掀掉，白花花的肠子落了一地，其中有一块竟迸到了庄奉贤脸上。庄奉贤也被震倒了，倒地的那一瞬间，竟没意识到自己也中了弹，当

时他很清醒，那块血腥而黏热的东西飞到他脸上时，他还本能地抹了抹脸。

后来发现身子很重，又发现自己浑身是血，脸上、手上、脖子上有血，后背也有血。军褂被血浸透了，黏乎乎地黏在脊背上。他伸手去摸脊背时，才知道脊背上压着一个人，是走在最后头的刘团副。刘团副也死了，半边脑袋被弹片削去，黏着一块头皮的钢盔滚出了好远。他腰上、腿上都受了伤，糊在身上的血，既有自己体内流出的，也有刘团副体内流出的。同时受伤的，还有一零六七团的两个士兵，唯有汪小江一人毫毛未损。

汪小江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唤来了担架。被抬上担架时，庄奉贤旅长流着泪，硬支撑着身子向苗团长和刘团副倒卧的地方敬了礼。

担架兵抬着庄奉贤向大丰仓库旅部转移。转移前，庄奉贤重申了固守的命令，要三营长赵毕成负起一零六七团指挥之责。

进入大丰仓库正包扎伤口时，接到了《远东电讯》一个叫佛兰克林的洋记者从租界内打来的电话。电话指名要中国守军最高军事长官接。庄奉贤旅长忍着伤痛，镇定地接了。

在电话里，庄奉贤旅长以冷静得近乎冷漠的口吻告诉那位洋记者，洋浦港阵地依然在中国守军手中，七七三旅据守的每一座楼房上都飘扬着中国的国旗。

“中国守军还能抵抗多久？”

“抵抗至最后时刻。”

“何为最后时刻？你不顾及部下的生命安危么？”

庄奉贤旅长道：

“七七三旅全体官兵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我们都不怕牺牲，不论是长官还是士兵……”

刚说了这么几句，外面的机枪声也响了起来，日军新一轮疯狂的